

新人新事丛刊



“望郎姑”出阁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新人新

416063855

“望郎姑”出閣

本社編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·北京

“望郎姑”出關

本社編

农村讀物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）

（北京市书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13号）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64}$ · 印张 $\frac{3}{4}$ · 字数 10,000

1964年10月第1版 · 196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· 印数 00,001—73,000

統一书号：T 3168 · 16

定价：（四）八分

內 容 說 明

这本书介紹一位党支部書記带头立新风、除旧俗的故事。

大队党支部書記黃志发夫妇，在旧社会一連生了两个男孩，都沒有留得住，于是照旧风俗抱了一个女孩腊梅做“望郎姑”；直到腊梅五岁的时候，又生了一个男孩西民。这一对男女长大成人了，按照旧的习俗，就應該結婚。但是女大男小不合适，怎么办呢？黃志发决心移风易俗，他耐心地說服了自己的老伴，把腊梅当作女儿嫁了出去，在广大群众中树立新风尚。

插图者：李 芸 生

目 录

“望郎姑”出閣	白 夜 (1)
立新风, 除旧俗	白 夜 (38)

“望郎姑”出閣

白 夜

“望郎姑”出閣这个故事出在湖北蕲〔qí 旗〕春县北部深山里。这儿有个黄梅尖，山高到半天云里，白云象飘带样的，围绕山腰，上去好不容易。南面一个山峰上，有个封建社会留下来的古老的寨子，名叫福兴寨，周围有十几里石城现在面为没有什么用，也就东倒一片，面倒一片，垮了下来。几个寨门，还大致保留原来的样子。南门石檐下，刻有“熏风门”三个大字。这一带是株林公社第八大队的管区。

大队党支部书记，名叫黄志发，家住福兴寨南門里。他脸色紫紅，衣着朴素，为人忠誠老实，积极肯干，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，领导群众进行生产，一步一步地建設着这个山村。

这里原来是个穷山寨，現在这个山寨已經被建設成一个比原来富裕得多的山村了。山上梯田一层又一层，寨东修了一个小水庫，貧瘦的山地得到了灌溉。粮食产量一年一年上升。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山，現在寨內寨外可以看見青松翠竹，蔚然成林。

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，每时每刻有多少事情要他思索？又有多少事情要他做决定？又有多少山头要他自己去跑？又有多少劳动等他去参加？自然，

黃志發自己的家事，也就不容易排上日程了。可是，自從他看到女兒腊梅和兒子西民，兩個人不大答腔，他開始盤這個心思了。

女兒腊梅，臉色紅艷，圓腮盤兒，穿一身紫花衣裳，出落得十分清秀，活潑。她原來不是黃志發的女兒，是個“望郎姑”。她的生母叫做陳柏叶，住在同一個公社里，隔不上三五里路。

原來在舊社會里，黃志發的妻子周菊姑，一連生了兩個男孩，都沒有留得住。黃志發的母親張元姑慌了，她說：“兩個男孩子都沒留得住，得想個辦法。”那時候這裡興抱“望郎姑”的迷信風俗，說是抱了個女孩子做“望郎姑”，就會望個男孩子來。男孩子生下



了，便是“望郎姑”的丈夫，不管小几岁。其实哪里是“望郎姑”望到了郎？还不是碰巧？且說周菊姑抱了个女孩过来，正在冬天，屋前屋后腊梅开放，又清香，又雅致。张元姑就送她个名字——腊梅。她一直长到了五岁的时候，也不知道怎么碰巧了，周菊姑又生了个男孩子，取名西民。

黄志发和周菊姑，都是貧农底子，受过苦的人，懂得体貼苦人。他們对待腊梅十分疼爱，如同自己亲生的儿女一般。解放以后，黄志发参加了共产党，受到了党的教育，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，懂得旧社会留下的封建习惯害人，对腊梅就更加另眼相看。比如說，黄志发从沒穿过球鞋，其他五个孩

子也沒有球鞋，他給腊梅却买了一双。周菊姑呢？对腊梅竟比亲生的儿女还好。黄志发和周菊姑，学习了婚姻法，知道腊梅同西民的婚姻不合理。他們也就一直沒有对腊梅讲这件事。前些年，腊梅年紀还小，腊梅待他們又象待自己亲生父母一般，他們觉得还没有到讲这件事的时候。这几年来，腊梅年紀漸漸大了，出落得能干伶俐，是个大姑娘了。她思想进步劳动积极。在三年以前，就被社員选做五小队的妇女队长。除了休假日以外，娘天天出勤，沒有耽誤过工夫。周菊姑爱怜她，常說：“你休息休息吧！”她还是下地劳动。一天，她在慈云寺田里鋤草，周菊姑送飯給娘吃，她又累又热，吃得很

少。周菊姑叫她下午回来，她也不回，一直到晚上才回。有一回累病了，周菊姑按着她在家休息了半天，晚飯也沒吃。第二天一清早，她又跑出去集合妇女劳动去了。她說：“我是个带头的，自己不去，怎能带好别人呢！”

就在这些时候，腊梅在地里劳动，就听得姊妹們风言风語，拿她取笑儿，真是“坛口好扎，人口难封”。“你小女婿呢？”“比他高了一个头呵！”腊梅听了，怪不好意思的。西民有时同她走在一起，別人更会逗个趣儿。腊梅羞的脸沒地方攔。說起西民吧，这个孩子生得倒也周正，就是个子矮，不好說話，不肯长，看起来象个小孩子。他平常对腊梅也好，他听到人家拿他和腊

梅当話柄儿，心中也自煩惱，平白地添了口閑气。两个人平常“姐姐”、“弟弟”，叫得很亲热。自从这以后，两个人的話說少了。两个人說話，常是“喂，喂”的，仿佛对方都是沒名沒姓似的。腊梅劳动回来，有时也不象以前那么活泼了，头勾得象豆芽菜似的，自个儿想心思。

黃志发自然把这些都看到眼里，嘴里沒說，心里早暗自盘算，要替腊梅找个合适的对象。他知道周菊姑疼腊梅，舍不得，要打适菊姑的思想，怕要費一番耐心說服。正好，在一次干部大会上，县委书记董好同志号召，在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中，共产党员要向資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銳的

斗争，要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觉悟，把那些有缺点和错误的人，改造成为新人，使自己也受到进一步的改造，成为受群众拥护、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干部。董舒同志的话，句句打在他心里。他不禁想到，自己如何处理腊梅婚姻的问题，这是一个严肃的重要问题呀！是敢不敢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问题呀！董舒同志又号召，共产党员要带头移风易俗，向坏的风俗习惯作斗争，反对封建包办婚姻。他心中有定夺，就找机会向周菊姑讲。

一个夏天的晚上，星星照着满山青松翠柏，门口山泉的水声潺潺〔chánchán 产产〕，十分幽静。孩子们

都睡了，周菊姑在場上乘涼。黃志發一個人從山東小道上下來了，周菊姑問道：“你回來這般遲？”

“我去勸架了。”黃志發說。

“誰打架？”

“一隊陳明光夫婦兩個。他們老是不和，动不动打架，我去說了半天，唾沫星兒費了不少呢！”

“為什麼打架？”

“包辦婚姻，哪里有好的！”

周菊姑一聽說包辦婚姻，過了一陣，才回嘴道：“現在自由結婚，也有吵嘴的。牙齒跟舌頭還要碰碰哩，哪有夫妻不吵架的？”

“俗話說，夫妻吵架常事，別人拉架多事”，黃志發說，“可是，自由結婚

的，毕竟和和睦睦的多。那些成年吵架鬧不和的，都是封建包办的。你說，不是嗎？”

周菊姑听了，望着天上的牛郎織女星，不再說話。黃志发接着說：“你看，腊梅这孩子大了，快二十出头了。她同西民显然不合适，你着怎么办呢？”

“腊梅这孩子，又聰明，又勤快，模样儿不必說了，这个大队里找不出第二个来。她一年做了三百二十个劳动日。这样的好媳妇，你打灯笼也沒处找。”周菊姑心疼地說，“她同西民，这两个孩子，手心是肉，手背也是肉。叫我舍得丟开誰去？”

“你光要个好媳妇，可是，也要看

西民同她配不配。腊梅沒有个称心的女婿，能建設一个好家庭嗎？不会天天吵架嗎？”

黃志发又讲了婚姻法上的道理，說明封建婚姻不合法。周菊姑听了，还是不松口。她只是說：“腊梅这孩子，怪可人意的。我看，腊梅虽然是个大姑娘了，还可以等几年。西民現在小，再长几年，不就成了嗎？”“那也要腊梅自願呀！我看，这一对是配不成的了。你說等等也可以，到时候腊梅不願意，要让她自己找爱人。”

周菊姑固执地說：“等两年再說吧！”

黃志发成天忙着工作，很少回来，事情也就拖下来了。他在开会的时候，